

这几天格外冷，手机频繁收到降温与结冰的预告。下班了，丽娅紧了紧身上的羽绒服，里外衣服的下摆都用力往下扯，恨不得扯长点，再长点，好把腿都包住。脖子紧紧往衣领里缩着，恨不得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做好全部准备，这才叮叮咚咚下楼，准备回家了。

楼下卖肉的屠凳上，有一个猪肚。平时早就没了，今天实属例外，现在这时间还能碰到肚杂。想到外出半年马上就要回来的丈夫，用这个给他接风洗尘再好不过了。可是，她又有点犹豫。

迟疑地问道：“老板，这个猪肚多少钱？”

老板往秤上一丢，按了几下秤键上的按钮，屏幕一阵乱闪，丽娅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感觉那些跳跃的数字完全就是一群饿得乱撞的小山羊，寒风砸在脸上，就像刀割一般的疼。不由自主抖动着脚，想把那失去知觉的脚趾头唤醒。

“46！”最终是以这个数字在秤板上定格的。丽娅一直在口袋里捏着的50块钱，是这个月余下7天唯一的生活费。本来，买点萝卜白菜，给孩子买条鲫鱼，盘算着也能混到月底发工资。可是，假如现在拿出来，只剩4块了，就不知如何安排后面的生活了。

丈夫在边远山村支教，平时家里的开

大寒的早晨，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拥衾读书。遇到生字，随手拿起桌上的字典，心头忽然涌起亲切感，风雨故人来。抚摸字典的封皮，往事历历在目……

这是本《同音字典》，1957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她的模样与现在中小学生使用的《新华字典》大小相仿，精装本，手工装订，书脊用酱色细布包裹。早年，她是用牛皮纸包封皮的；如今，牛皮纸已发黑破损。封皮与字典正文开裂，袒露出册页是细白线连缀的，有极少册页用黑线重新修整过。她已快散架了，纸页泛黄、易脆，是有年头的“古董”了。

这本字典是父亲解放初读华中师范文学函授时用的。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只大木箱，满满当当一箱子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汉魏六朝文学作品选》、《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等文学书籍。在河东河西的岁月中，老鼠咬，同学借，搬家扔，那些宝贵书籍逐渐殆尽，只留下极少几本，其中包括这本字典，现在想起来还骨头痛。

曾记得，家里还有一本字典，样子与《同音字典》相似，配有部分插图，如鸟字，旁边画鸟，花卉，旁边画花草，房屋绘图，说明梁、椽、檩等字，图文并茂。由于它是简体字，我们三兄弟争着翻，抢着用，当图画书看，天长日久，页破书散，不知所终。

老家在乡下，许久没有去了。周末休息，带上儿子去老家转一转。

老家是我生长的地方，儿时的很多记忆都留在这里。故地重游，睹物思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能在我心里激起阵阵波澜。儿子城里生城里长，很少去乡下，对乡下的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走进老房子，眼睛不停地看，嘴便不断地问。来到厨房，他指着一个斜口的木桶问我，老爸，这个木桶的口子为什么不是平的而是斜的呢。

是呀，城里的桶不管是木桶、铁桶还是塑料桶，都是平口的。而且，木桶理论是大家都熟悉的理论，也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理论。我估计儿子也知道这个理论，所以会不解地问我这个问题。于是，我便给他讲农村为什么会有这种斜口的木桶。

农村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每家必备一只大水缸，水缸里常备有一缸水。缸边一般会备有两个取水的器具。一个是“水斗”。它是竹制的。制作方法是取一节比较大的竹子，一端留节，一端去节，将竹筒

冬去

春来

## ■袁丽明(通山)

支，全都是丽娅一人扛着。

“麻烦你装着吧，老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这顿再说，总会活得下去的。

回到家里再翻箱倒柜找出存货，什么腊鱼笋干萝卜丝，倒腾出来做了一大桌子好菜，狭小的出租屋里，盛满了菜香。

丈夫离家还有十多分钟路程，像闻到了味道一样，不停打电话，恨不得顺着无线电波从手机这头爬到手机那头，丽娅“咯吱咯吱”乐得开怀大笑。

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了，满口埋怨像窗外的寒风一般呼出：“都不知道你们日子怎么过，大男人长年拿不回几块钱，自己家不养非要去为别人做贡献。看看你们都过的什么日子啊，这破墙烂壁的，一个正经的吃饭桌都没有。还有啊，米也就那几粒了，还能煮一餐饭。”说完，气呼呼坐在对面，斜着脸，满脸不悦。

原本大冷的冬天，刚跟丈夫打电话的时候还不觉得冷，现在突然发现家里也是那么冷。

“妈，这些别让王军知道，我明天找晓燕借两百块钱，马上就要发工资了。”丽娅跟妈说道。

妈妈嘴歪了歪，更气了。怒火又来了：“就知道护着你老公，他要真有本事，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现在有谁过这日子的？有谁过得下去，你真是前世欠了他的，这世来给他还债。”其实，妈妈是在心疼丽娅，只是拿她没办法。看着身边的小女孩一个个神采飞扬的，自己花那么多钱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是这般，想着就气不过。

每次妈妈这样一说，丽娅就像犯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满心愧疚，深深觉得对不起妈妈。

“叮咚……”有人敲门。

“肯定是王军回了！”丽娅兴奋地一把拉开门。

“你好，有你的汇款单，请查收。”原来，是邮政快递员。

“奇怪，谁汇的钱呢？”丽娅疑惑着。

拆开一看，原来，是上个月给杂志投稿被采用了，发来了500块钱稿费。

阴云瞬间化开了，丽娅给妈妈扮着鬼脸笑道：“怎么样，我就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吧！”

一本

老字典

## ■阮中南(温泉)

在劫后保存下来的这本《同音字典》就弥足珍贵，她是繁体字，我们小时候看不懂，用不上。长大后，我上大学读中文，常用《古汉语字典》和《辞海》，参加工作用《现代汉语词典》，很少使用这本字典。孩子读书，学习使用的是简化字，用现代版的《新华字典》，她上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理工科，根本就没用过这本字典。如今，电脑普及，手机上网，随时随地能查生字读生词，方便快捷。就更没有使用这本字典机会了。

转眼六十余年，白云苍狗。前些年，母亲走了，在清理房间时，翻出了一套影印本新《辞海》，是父亲用的。可能是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用不着了，兄弟随手递给我收藏。看着老字典、新辞海，感慨万千。字典是无声的老师，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爝火。举目遥望，当今世界掀起阵阵学汉语、写汉字的热潮，更坚定了我



们的文化自信。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老父亲已九十高龄，借助字典，仍孜孜不倦，读书不辍，给我们兄弟做榜样，传递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追求。我忽然觉得老父亲就是一本老字典，蕴藉厚重，苍老深邃。我们兄弟将把老字典作为传家宝，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老家的

舀水桶

## ■王战强(通城)

削薄，在竹筒中间预留的稍厚的地方凿槽，插入竹条便是水斗的把了。这个水斗一般可以装一二斤水，用水量不大的时候，就用这个水斗在水缸里取水。另一个取水器具便是舀水桶了。它是木板制作的，大小与一个小水桶差不多。只是没有水桶那么高，上面的口子也不是平的，水桶的口子一边高一边低。所以，这个水桶所有的木板都不是一样长的，高处的木板最长，而矮处的木板最短。最矮处的木板上面是带一个弯的把，舀水时就提着这个把舀水。当需要大量的水时，比如家里蒸馏米酒时，就得用这个舀水桶取水。它装的水多，取水倒水都十分方便，只是你得

足够的力气才能提得动这桶水。

记得那个时候，我也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家里挑水桶的口子都是平的，而这个舀水桶却是一边高一边低呢。母亲说，挑水桶是要把井里的水挑到家里来，路远，一般都是用扁担去挑。挑水的时候，水桶是平的，所以，口子也得做一个平的。而舀水桶是一只手提的，提住舀水桶的把，舀水桶则是歪的，但是水面正好与桶的斜面一致，这样也相当于可以提起一满桶水了。

后来，每当有人提起木桶论时，我便不禁想起儿时见过的舀水桶。木桶论用在挑水桶上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用在舀水桶上就有点不一定了。舀水桶的水量既不取决于那块最长的木板，也不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这个木桶在提水时的倾斜度。这个倾斜度与我们提水的姿势有关。这个姿势就是方法。

儿子一边听我的解释，一边很有兴致地拿起舀水桶，不断的摆弄起来。那专注的神情和若有所思的样子，让我感觉到这只木桶也许带给了他一些思考。

## 记忆中的石板街

■赵建平(通山)

故乡的石板街已经消失了五十多年了。石板街还在的时候，相机还没有普及。相机普及的时候，石板街已经不在了。我只能从记忆的深处，去挖掘石板街的光影。记忆中的石板街，也被通山人称作七里街，“通山县七里街，一边依绿水，一边伴山岩；上街卖豆腐，下街卖草鞋。”这首民谣描述的就是石板街的图景，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山环水抱，乡土淳朴的故乡秀丽画卷。

石板街起于南门桥，始于马槽桥。记忆中的马槽桥和南门桥都是石拱桥，它们好似饱经沧桑的老人，伫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石板铺砌的桥面，深刻着岁月的年轮，驳落的桥身，饶有兴趣地向过往路人诉说着漫长历史变迁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古桥下，一条美丽的通羊河浅吟低唱，流淌着无尽的往事。

石板街整条街道全部用青石板铺就，严丝合缝，古色古香，是石头开在岁月里的青花。它们经年被雨水滋润，被无数人光脚踏磨，透着圆润细滑。小的时候，我总喜欢和小伙伴光着脚丫在青石板上走着玩，感受那种古意的韵味，那种舒服的感觉至今难忘。石板街临河伫立着一排古老质朴的吊脚楼，像极了美丽的凤凰古城。老豆腐社前面有一座古城门，颓圮的墙身、檐头枯死的瓦菲和风蚀的石块，见证了石板街历史的沉浮和沧桑。座座青山环小城，石拱两桥贯西东，清澈富水顺城流，古朴典雅吊脚楼，风雨沧桑古城门，这就是我儿时对石板街的总体印象。

石板街是我和发小童年的乐园，街上的每一块青石板无不承载着我们儿时的欢乐，刻满了我们童年的印记。石板街也因为儿时的相伴成为了记忆里永远的墨笔。记得那时小小的我和一群小伙伴在除夕之夜提着小灯笼沿着石板街挨家挨户辞年的情景，那时民风淳朴，每到一户都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这家几颗糖、红枣，那家几把花生、瓜籽，不一会两只小口袋就被塞得满满的。随着“老板，辞年哟”的喊声此起彼伏，满街都流淌着孩子们的欢乐，洋溢着全街人的幸福。

犹记得那时每当放学后，我们就在石板街轮番上演躲猫猫，造房子，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好人抓坏人的童年游戏。一直玩到夕阳西下，直至整条石板街笼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中。那时候没有燃气，家家户户都用柴火做饭。当炊烟升起，饭菜的香味很快就飘溢在整条街上！大人们做饭的时候，孩子们还在外面疯玩，等饭菜做好了，家家户户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孩子们总是磨磨蹭蹭地不愿回家。想起我那慈祥的奶奶，她就是经常这样呼喊着我和弟弟回家吃晚饭的，那亲切的声音至今在耳边还是那么清晰！如今奶奶早已和石板街一起离我远去，但回忆依旧显得真实丰盈，历历在目。

石板街的美，在岁月的原汁原味，在满是往事的老屋旧宅，更在人们的淳朴笑容里。百年的春风和秋雨湿润的石板街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平日哪家烧饭有好吃的，都会端来串门，和左邻右舍分享。出门有事孩子老人不好照顾，邻居们都争着来帮忙。寒冬的暖阳下，女人们喜欢在街边晒着太阳，悠闲地边扎鞋底边唠家常；盛夏的夜晚，大人们喜欢搬出竹床放在冲过凉水的街上，一家大小躺在竹床上摇着蒲扇，讲着故事……人间烟火味就这样简单生动地重复上演，乃至时隔多年仍扑面而来，好像轻轻一抖，就能甩出岁月的尘霜。

六十年代初，石板街被拆除了，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多少童年记忆，多少生活滋味。多少爱之馨香都随石板街的消失如袅袅炊烟缓缓消散。拆掉的青石板散落在无人的角落里，穿越历史的对话，我似乎听见它们的哭泣；满地残石尘土在幽幽的咀嚼着旧日的炊烟亲情；原汁原味的石板街风情已不再，我也只能将它永远地尘封在记忆深处。

人，许多时候是怀旧的。一座山，一条河，一座桥，一条街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便有无数心事在心中搁浅，繁华过后，化为烟尘，沉落在心，永不消逝。虽然石板街消失已经五十多年了，连影相资料也遍寻不见。但它锁着我的回忆，我的旧梦。我把对它的回忆装点心灵，让记忆的脚步常在那里徜徉，无论岁月如何辗转，时光怎样流逝，石板街它将是我今生永不泯灭的记忆。